

塞萨尔·艾拉作品系列 03

女裁缝与风

La costurera  
y el viento

[阿根廷] 塞萨尔·艾拉 著

César Aira 赵德明 译

文景

Horizo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女裁缝与风  
La costurera  
y el viento

[阿根廷] 塞萨尔·艾拉 著

César Aira 赵德明 译

文  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## 女裁缝与风

[阿根廷] 塞萨尔·艾拉 著

赵德明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特约策划：楚尘文化

责任编辑：陈欢欢

特约编辑：赵赤勇

营销编辑：杨 朗

装帧设计：一千遍工作室

美术编辑：安克晨

内文制作：常 亭

出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印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：7 字数：118,000

2021年1月第1版 2021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59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6716-2 / I · 192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裁缝与风 / (阿根廷) 塞萨尔·艾拉著；赵德明  
译. -- 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

ISBN 978-7-208-16716-2

I. ①女… II. ①塞… ②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阿根廷-现代 IV. ①I78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185373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 目 录

女裁缝与风 001

晚 餐 117

# 女裁缝与风

La costurera y el viento



从我来巴黎之前，到最近几周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故事情节，准备用于我要写的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将会是一部记述种种冒险经历的作品，里面充满了奇人奇事和虚构的言行。但直到现在，除了题目之外，我什么都没想出来。这个题目好多年前我就有了，我一直紧紧地抓住它，抓住一无所有的它——“女裁缝与风”。女主人公是位女裁缝，所处的时间是还有女裁缝的时代……风是她的对立面，她坐着干活，风则游走四方，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，风是旅行的艺术，她是固定的湍流。她喜欢冒险，风则是一连串的冒险故事……假如二者相互转化……那么可以是任何东西，实际上也应该是任何东西，任何因任性而产生的东西。就这么一次，我想放纵一下自己，甚至是做些不可能的事……我应该承认，尽管最不可能的是让这个写作计划运作起来。你不打算下手，或者说打算反其道而行的时候，想象力的狂风反而会裹挟着你往前走。另外，问题在于你必须找到

一个好的故事情节。

好了，从昨夜到今晨，在黎明之际，在半睡半醒之间，或许睡得比我想象的要深一点，我突然想出来一个故事情节，丰富多彩、复杂多变、出人意料的情节。它并不完整，只是个开头，不过那正是我需要的，正是我一直在等待的东西。那个人物是名男子，这不是问题，因为我可以安排他做女裁缝的丈夫……可是，等我醒来，这一切都已经忘掉了。我只记得有这么一件事，记得这故事还不赖，现在却都不记得了。这样的话，就没必要绞尽脑汁去回忆了，凭经验我知道，它再也回不来了，也许是因为原本什么都没有，从来就没有过，除了某种曾经有过的无缘由的感觉……总之，那种感觉并不完整，只剩下一点模模糊糊的东西，蒙眬中，我幻想着那是一个可以不断拉长的小白点……虽然那时可以这样借着隐喻幻想下去，继续拉出这条细丝，直到这个人物的形象消失为止，但最后我手指间还留下了这条毫无意义的白丝线。这指的是……我来试试用几句话表述出来：一个男人有先见之明，可以预判即将发生的三四件事，精准而可信。不是他自己的事，而是乡下三四家邻居连续发生的事。他快速登场，来证明他的信息有价值，快速是必需的，因为这一招的有效性就是及时到达事情发生的地点……他像台球一样在大草原上

飞跑，从一户到另外一户，一直跑到我这里。我后来再也看不见他了。其实，我没看到的，是这个故事的小说价值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梦里，如此荒唐的激动不安是包裹在一个精确和令人钦佩的过程中的，但我不知道是哪种过程。关键词被抹掉了。或者这个过程就是我应该着手的工作，考虑多时的著作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这梦就毫无用处了，我像以前一样无有，或者更显得一无所有。但是我不肯放弃这梦，在拒绝放弃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，或可以把我从遗忘的废墟里营救出来，而这件事恰恰是遗忘本身。支配、掌控遗忘的，不仅仅是个举动，更可能是与我的文学理论相关联的举动，至少与我蔑视记忆力有关，它被视为一个作家的工具。遗忘很丰富，很自由，很有威力……而在梦境思想的深处，肯定有类似的什么东西，因为那一系列预言、非常人的怀疑、没有后来的内容，似乎全部到达了消失、遗忘、纯粹现实的顶点。这是一种多样、无特色的遗忘。我应该在括号里记下：抹掉我梦境的这种遗忘非常特别，非常适合我的写作目的，因为它的基础是怀疑我们应该记得的那些东西是否真的存在。我估计，如果不是全部情况，在多数情况下，我们只相信某种遗忘，但实际是并未发生过的事情。我们忘记的是虚无。遗忘纯粹是一种感觉。

遗忘变成了纯粹的感觉。丢下遗忘这个东西吧，就算它失踪了。过去的东西，就算它失踪了。过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就是丢进了反地心引力的冒险旋涡中的物件。

我的生活很少有历险。实际上，一次也没有。我不记得有过。我不信这是偶然，如同你想到这里而吃惊地发觉：过去的一年里，还没见到过侏儒。我的生活方式肯定缺乏冒险，这令人遗憾，因为冒险是灵感的旺盛源泉。但是我曾经追求过冒险活动，将来我会好好考虑一番。几天前，在动身之前，我在思考，结论是：永远不再外出旅行。不出去寻找什么奇遇。实际上，我也从来没有旅行过。这一次外出和上次一样（当时在写《哭泣》），可能变成一团想象的旋涡。而现如今，我在巴黎的咖啡馆创作《女裁缝与风》，这是事先打算好的，就是加速这个过程。什么过程？一个没有名称、没有形式和内容的过程，甚至没有结果。如果这个过程能帮助我苟活，它可以做成一个小小的谜语帮我。我认为，为了这个过程得以坚持，那个令人好奇、迷茫的白点，一定会永存。但到了最后，也包括开头不会有任何发现，因为决心事先已下——永远不再外出旅行。忽然间，我到了巴黎的一家咖啡馆，正在写作，要表现出在心生

恐惧、害怕冒险时所做的最后决心（在我们弗洛雷斯小区的一家咖啡馆里）。人们甚至相信，除去自己的生活，还有别的生活，会合乎逻辑地认为，在别处有别样的生活在等着他。但只要做一次试验就足以证明事情并非如此。一次旅行就足够了（我已经做了两次）。生命只有一次，恰到好处。虽说如此，一定有事情发生了。是的，我写下来了，为的是在我和生命之间插入遗忘。结果，我成功了。记忆出现时，没带出来什么，只有自己与自己的否定而成的组合数字，还有旋风，还有我。女裁缝与风应该有某种关联，二者相得益彰，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适合赴约的一对，来赴这奇怪的约会。我很希望这纯粹是我心里编造出来的东西，既然我的心已经让我自己给掏出去了。但并非一切如此，也不可能，因为现实，也就是说往事污染了一切。我筑起了路障，希望高大些，以便拦住入侵者，尽管我知道这是一场败仗。为了不因记忆而感到负担沉重，我不曾有过冒险生涯……“或许这仅仅是一家之言。但是，如果我听见有人说，想象力负责一切，我绝对不信。

“想象力，这种神奇的能力，如果悉随其意，不加控制，它只能去依靠记忆力。

“记忆力可以让人感觉到、听到、见到的事物升华，这有点像牛在反刍一个草球。草球可能被咀嚼过，但是

没被消化和吸收。”（布列兹）

我说过，这不是偶然的。坚持这些道理，我有生平经历为证。我的第一次经验，留下印记的重大事件的第一件，是一次失踪。那时我大约八九岁，在大街上，跟我的朋友奥玛尔做游戏。我俩突发奇想，钻到一辆卡车后面的拖车里，车子是空的，停在我们家对面（我俩是邻居）。拖车很长，长方形，有一个房间那么大，三面是木板墙，很高，第四面是后门。里面干干净净，空空荡荡。我俩开始做游戏，互相恐吓，奇怪的是，在大白天，正午时分，没戴面具，没有任何伪装；而且在我们所有可以选择的地方，那个空间是最具几何形状和清晰可见的。这是一种纯粹心理上的游戏，是想象中的玩意儿。我不知道我俩怎么会想出这种难以捉摸的游戏来，而且我俩还是野蛮生长的半大小子，可孩子就是这样的。结果，恐惧的程度比我俩预料的大得多。第一次尝试就很过分了。由奥玛尔先开始，我在后门附近坐下。他去前面的木板墙处站好。他说：“开始！”随后，迈着沉重、缓慢的大踏步朝我走来，没有表情，没有手势（没有必要）……我觉得太可怕了，不得不闭上眼睛……等我睁开双眼时，奥玛尔不在了。我吓呆了，屏住了呼吸，像是在噩梦中，想动弹一下，但动不了。

就好像一阵风从四面把我抱紧。我感觉像变了形，被扭曲了，两只耳朵到了脑袋的同一侧，两只眼睛到了脑袋的另一侧，一只胳膊从肚脐里穿出来，另一只胳膊别到了后背，左脚从右边大腿上冒了出来……我蹲下来，像个多维空间来的癞蛤蟆……我强烈地感觉到，想不顾一切地逃跑，躲开危险、恐惧……躲开蹲下的魔鬼，就是我自己。我只有到了最安全的地方才能停下来。

突然间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我到了自己家的厨房里，在桌子后面。我母亲背对着我，面向灶台，向窗外张望。既没干活，也没做饭，没拿着什么物件，这很少见，因为她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，总是要做些什么的。可此刻她却纹丝不动，心里充满着不耐烦的情绪。我知道这是因为我跟她有心灵感应。而她背对着我，肯定也能感觉到我的出现，因为她突然转过身，看到了我。她迸发出一声尖叫，我从未听到她像这般叫喊，她双手抱头，表情怪异，还连带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差不多就要哭了，她在我面前还从来没有表现出过这种样子，但是我早就知道这样的表现是深藏在她能力中的。仿佛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想象、不可能的事情。

等到她能说话的时候，从她的叫喊声中，我得知奥玛尔来过了，时间是在中午，他对我妈说，我藏起来了，无论他怎么喊我，我都不肯出来，他再三声明说：

不玩了，他要回家了。我这个人特别固执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他和我妈都开始发慌了，先是妈妈出来找我，到最后，爸爸也介入了（最高级别的警报）。在奥玛尔父亲的帮助下，他们一直在寻找我，好像其间还有一些邻居也出来了，他们对附近的地区进行了认真的搜查，母亲什么事也做不成了，没有准备晚饭，甚至没心情打开灯……我发现天色果然暗了，夜幕也几乎降临了。可是我始终是原地未动啊！我没说出这句话来，是因为激动得说不出来。我没有错啊，是他们错了……失踪的是奥玛尔啊！我应该告诉他母亲，应该出来找奥玛尔才对啊！可眼下呢，我想到的是绝望，绝望得要抽筋了，现在寻找起来要困难得多了，因为天黑了。对于浪费的时间，我感觉到有过错，我第一次明白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。

从纹丝不动算起，一连串事情发生的速度，快得令人难以置信。真是令人头晕目眩啊，事情不是连续的，而是直接在同一时刻发生了。这可是摆脱记忆力、令种种回忆变得时间错乱的理想手段。由于我的过失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同一时刻发生了。特别是对奥玛尔的母亲特里娅·希弗尼而言。儿子的失踪让她很伤心，这让我非常吃惊，因为她是那种不爱动感情的人。在普林格莱

斯<sup>[1]</sup>，在我们居住的穷人区，那个时候像这样的妇女有很多，她们只生一个男孩，相当冷漠和严厉地把儿子养大。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独生子，差不多都是同龄人，都有这样的母亲。她们有洁癖，不养狗，样子像寡妇，都只养一个男孩。我不知道将来的阿根廷还会不会有女孩！

特里娅童年时是我母亲的朋友。后来，她走了，等到再回来的时候，她结了婚，有了一个男孩，六七岁。她租下我家旁边的一套房子，这纯粹是偶然。两个童年时的小伙伴又重逢了。我和奥玛尔形影不离，整天泡在大街上。两位母亲则相反，保持着某种距离，她们沾染上了本地妇女特有的小心眼。我妈发现特里娅身上有许多毛病，但这对她来说几乎是消遣。首先，她觉得特里娅有疯病，就是精神失常，仔细想想，所有的女人都有点疯。接下来是洁癖，应该承认特里娅在这方面是个模范。她的小房间总是房门紧闭，十分神秘，从来也没人能用什么借口进入那里。唯一的卧室总是闪着亮光，厨房也一样。三个房间组成的这套住宅，是我家格局的精确复制。前院、后院，还有鸡舍，一天要打扫好几次；

---

[1] 普林格莱斯 (Coronel Pringles)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城镇，名称来源于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上校——胡安·帕斯夸尔·普林格莱斯 (Juan Pascual Pringles)。——中译注，下同

院子里的小土路，总是要洒些水。对洒扫一事，她是全身心地投入。我们给她起个绰号叫“鸽子”，因为她的鼻子和眼睛都很像白鸽，我母亲是善于发现人与动物有相似之处的专家。特里娅的说话方法，低声而急促，走在小路上（她总是待在户外，这又是一个缺点）总是急急忙忙的，举手投足也同样急急忙忙，她迈着小碎步好像要走远路的样子，然后转身面对交谈者，再转身，再走远些，反反复复几千次，还能一直记得自己在说些什么……这一特征有助于我妈发现她像什么动物。

特里娅有职业，有一技之长，这在小区的妇女中是个例外，这里的女人像我母亲一样，都是家庭主妇。特里娅是个女裁缝（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巧合），凭借自己的工作可以维持生计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，因为她丈夫好像是搞什么运输的，总的来说，不算是正经工作。她是有名气的女裁缝，值得大家信任，她干活特别仔细，但审美极差。尽管她活儿做得好，但是你还得做具体指示，要下准确无误的指令，你要监督着她，一刻也不能离开，否则她就会按照自己糟糕的灵感把活计搞砸。好在，她干活快，非常快。女顾客来试装的时候……要试装四次，这是普林格莱斯裁缝界的规矩。但是到了特里娅这里，四次试装便混乱成一团，而且来之前衣裳就已经做成了。女顾客来不及跟特里娅商量，

也根本没时间啊。由于这个缘故，她失去了不少主顾。这是常有的事，但居然还留下一些，真是奇迹。因为总有新的顾客光临。吸引新顾客的原因是她干活时超自然的速度，如同烛光吸引飞蛾一般。

这是在夏天，叽叽喳喳的鸟叫把我给吵醒了。我们全家只有一间卧室，位于住宅的前半部，面朝着街道的方向。我的小床摆在窗户的下方。我父母都是乡下人，有关窗睡觉的习惯。可是，我在《福神》<sup>[1]</sup>上看到，夜间开窗睡觉有益健康。因此，等到大家入睡后，我便起身去开窗，只开一厘米左右，没半点动静。对面树上的鸟叫声总是首先传到我耳中。我是第一个被刺耳的喳喳声惊醒的，又是最后一个人入睡者，因为我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惊吓。但实际上，我妈睡得比我晚，醒得比我早。我从别人的议论中得知，我妈常常半夜起床，缝缝补补，听广播，弹钢琴——居然弹钢琴，真是奇怪，可她曾经是镇上的独奏钢琴家，白天没时间，也不想练琴，她弹琴时，我还没醒来。等到早晨小鸟把我吵醒的时候，她已经忙活半天了。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能，不否定一种现实，仍然还相信另一种现实：我醒着，她睡

---

[1] 《福神》( *Billiken* ), 阿根廷的一本儿童周刊, 创办于 1919 年。